

带着梦想去旅行

黄芳田 著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带着梦想去旅行

黄芳田 著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带着梦想去旅行/黄芳田著. —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07.7

ISBN 978-7-80685-783-0

I. 带... II. 黄... III. 人生哲学—通俗读物 IV. B82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13370号

书 名: 带着梦想去旅行

著 者: 黄芳田

出 品 人: 何承伟

责任编辑: 刘育文

装帧设计: 王 伟

责任督印: 张 凯

出 版: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发 行: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 021-54667902

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74号

邮编: 200020

印 刷: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版 次: 2007年8月第1版 2007年8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889×1194 32开 印张6.5

书 号: ISBN 978-7-80685-783-0/G·026

定 价: 20.00元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el: 021-69228285

版权所有·不准翻印



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品 (00118) www.storychina.cn

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有图书可办理邮购, 免收邮费(挂号除外)

汇款地址: 上海市南绍兴路74号(200020); 收款人: 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021-546679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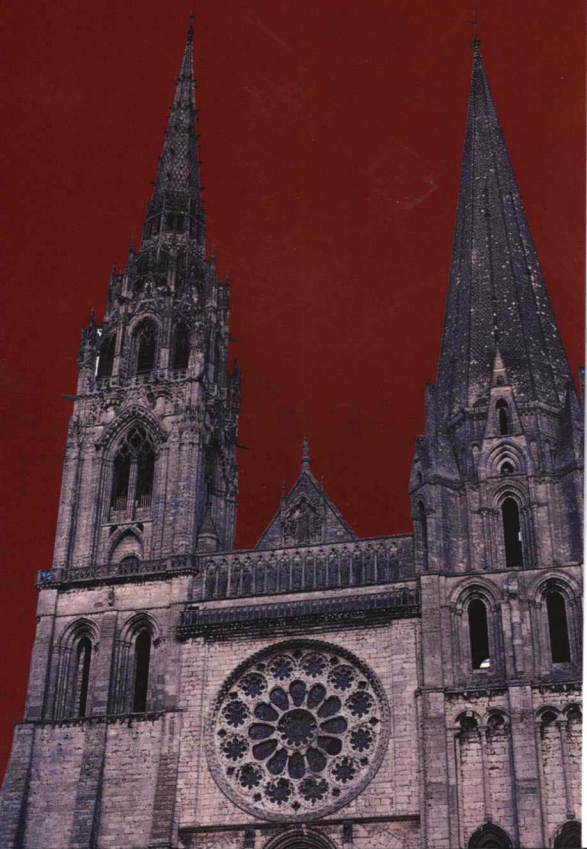
台湾雅书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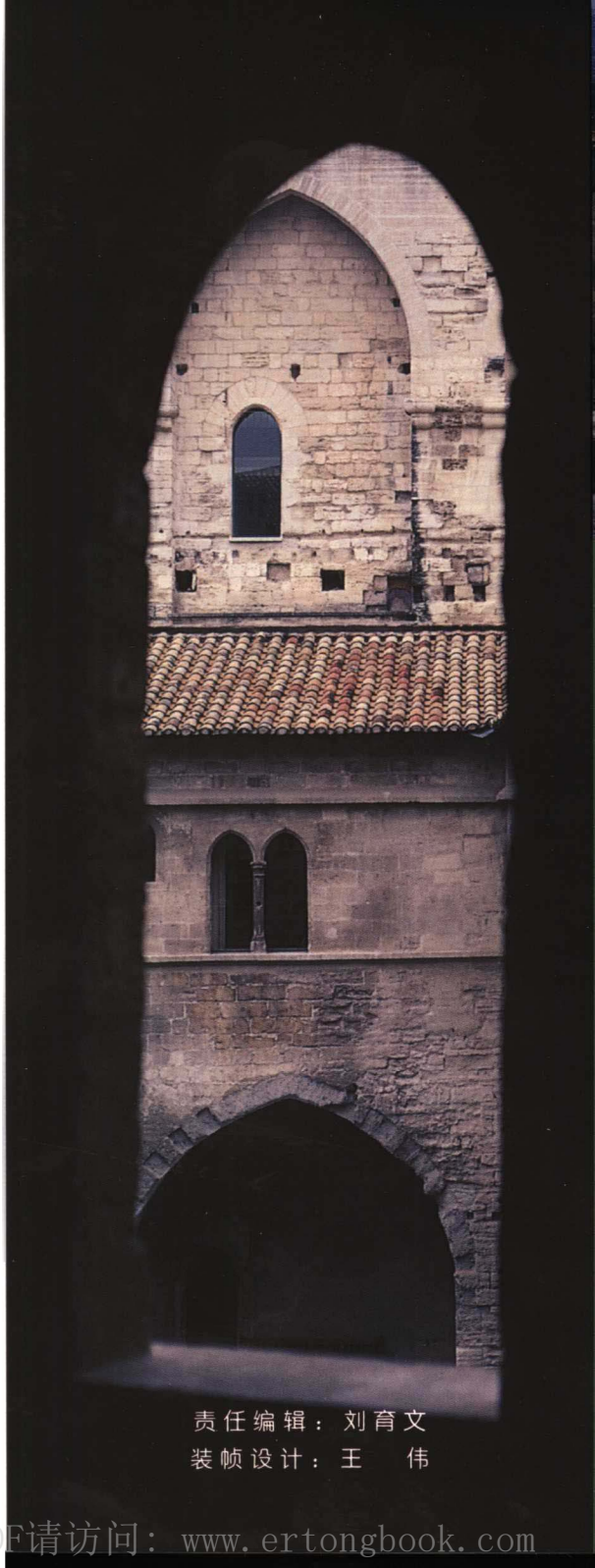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

黄芳田，1952年生，台湾高雄市人，现定居香港。曾任教师、文字记者、自由撰稿人，目前专职翻译，是资深文字工作者。

著有《踏着音符去旅行》、《笔尖下的镜头》、《In italiano中文补充教材》。

译有《日升之处》、《印度没有句点》、《深入塞浦路斯》、《苦柠檬之岛》、《可以这样老去》等。





责任编辑：刘育文

装帧设计：王 伟





献给我亲爱的老爸：

感谢他对我的信心。

他从来没有望女成凤，

他只是——坚信，

他的女儿是只会飞的凤凰！



代序

两个女人在路上

——论旅行与治疗

（图安去）

I

我们是带着梦想去旅行，还是透过旅行去寻梦？

黄芳田的书有一个极为动人的开场，作者讲她出发旅行前夕，突然冒出一个“意外的旅客”：

“因为她决定离婚，打算先跟你去欧洲走走。”妹妹告诉我说，她自己却没有开腔。

我望望灯下的她，从她来到这世上，我就认识她了，我们也一同走在人生路上，可是，她却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同伴；我知道她结婚、生子、陷于很痛苦的婚姻中，但除此之外，其实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你真的决定了吗？”我问她。

她才点点头：“决定了。”

决定什么？决定离婚，也决定先去旅行。何以这两者会有先后关系？又何以这两者的先后关系是如此？

2

带着梦想去旅行

这个同伴显然是极亲密的人，可是又极陌生，那一定是家人了，不是吗？只有对那生活在身旁无可选择的人，我们才会如此亲密而又如此轻忽。但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就是旅行的理由：她们都是因为“梦想更替”的缘故而旅行。

不只是这位意外的旅客因为婚姻梦碎而出走，作者自述旅游的来由时也透露，她刚刚结束一个让她有无数热望的工作，“萌生去意之际”，到意大利去旅行的梦想竟油然而生。因为原来的梦想破碎，旅行因而成为另一个梦想，甚至如作者书中说的，旅行能够让我们“学习如何再去恢复梦想的能力”。但何以旅行有这样的力量？

2

黄芳田的开场不禁让我想起另一本旅行名著，那是埃拉·玛拉（Ella K. Maillart）所写的《残酷之路》（The Cruel Way, 1947）。埃拉·玛拉是一个传奇的女性旅行家与旅行作家，她的《独闯土耳其斯坦》（Turkestan Solo, 英译本1938）记录她一个人从土耳其斯坦企图闯入新疆的故事；她的《禁旅》（Forbidden Journey, 1937）则记录了她横渡戈壁沙漠的旅程，在当时都是轰动世界的行动与文字。埃拉·玛拉的传奇行径有很多，数不胜数：1924年的巴黎奥运会，她以女性之身代表瑞士参加单人帆船竞赛，跻身清一色男选手中，蔚为奇观；又曾当选国家滑雪选手，以及女子冰上曲棍球选手。她63岁时曾扎营于喜马拉雅山登顶营地，84岁还能漫游西藏，一生智慧体能出类拔萃，恋爱也都谈得轰轰

3

带着梦想去旅行

烈烈，可说是本世纪初新女性的代表性人物。

埃拉·玛拉名著很多，我却偏爱她的《残酷之路》。这本书在她的作品中不太受到注意，1947年出版后旋即脱销，幸亏书中有许多女性醒觉的内容，又重新受到女学研究者重视，1986年重获出版，然而已脱销40年了。《残酷之路》记录作者与另一位女诗人朋友的旅程，那是1939年的事，当时欧洲战云密布，埃拉想从瑞士驱车经意大利、南欧至黑海，再经土耳其、伊朗，进入当时关卡重重的阿富汗。也是出发前夕，意外的旅客出现了——一位为精神沮丧所苦的女诗人克丽丝提娜（Christina）决定与她同行，克丽丝提娜正企图戒除毒瘾，视远方的旅行为自由的象征，渴望在旅途中获得新生与治疗。埃拉一开始想劝阻克丽丝提娜打消此念，因为这不是度假旅行，而是生命搏斗，但女诗人坚信不出门自己即将崩溃，埃拉不得不接受这位女友的请求，因而展开了一场“两个女人在路上”的动人旅程。

也许没有足够的篇幅让我细述这段两个女人互相信任、相互扶持的旅行，总之她们以六个月的时间，千辛万苦走完预定的路线，创下了一个纪录，但克丽丝提娜几次濒临崩溃，考验了两人的友谊；最后旅行完成了，“治疗”却没有完成，克丽丝提娜未能戒除毒瘾，两年之后结束了她短暂而多愁善感的一生。

3

你可以看出来，黄芳田的书和埃拉的书开场是很像的，但看下去就不像了。埃拉的书从头到尾有种阴霾的景观，以及内心挥之

4

带着梦想去旅行

不去的哀愁，行文中有着哀悼亡友的气息。黄芳田的书则不然，尽管旅行的前因有点悲伤，但一出门就欢天喜地，一路上戏闹多趣，简直像个爆笑剧。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作者个性不同，我想。

第一次见到黄芳田的人，常会误以为她是那种“三立牌”——眼光严厉、言语犀利、容貌艳丽的女强人，只有我们这些相处久的朋友知道，她其实是热心直肠的傻大姐。也许我应该招供，书中提到那位找她回台湾参与一个出版梦想，最后令她梦碎现场的朋友就是我；当时我在一家出版公司工作，感觉国际化的压力日益扩大，总觉得需要一种新的人才，有人就提醒我想黄芳田。是呀！为什么不呢？黄芳田会多国语言，又兼胆大敢为，足迹遍及几个大洲；她的率直爽快，能让各色人种尽撤藩篱，成为好友。她又是那种勇往直前、不畏艰难的“好汉”。虽然她并不是来自出版业，但熟悉世界之后，开疆辟地又有何难？不料后来的戏剧性过程，竟成就了这一段法国与意大利的远行。

正因为她那种藏不住话语、乐观进取的豁达个性，使她的旅行就像地中海型气候，充满阳光的晴朗；反映在书里头，也就几乎是她与人的素面相遇（请注意，她的旅行多是写人，鲜少写景），一种因生活热情所带来的相知相识的旅程。

就在这地中海的阳光与主人翁的阳光下，随行的女伴从此隐了形，成了“我们”；书中不再记她灯下幽幽的身影，更没有像克丽丝提娜那些与沮丧和药物挣扎的狰狞，记的都是“我们”嘻嘻哈哈的乐事与糗事。似乎，那位同在路上的伙伴是“治愈”了，重拾了梦想与欢笑的能力。

但，我们还是没有回答，为什么旅行有治疗的功效？或者，为什么当我们困顿挫折之际，我们会想要远走他乡，获取新生？

可能一切的创伤都有一定的时空背景，旅行正是脱离这个背景的行动。当景观改变，那些一再唤起哀伤记忆的景物逝去，陌生的景试探我们陌生的情，我们被激励以一种新想法来面对旧伤痕；而当我们回来，看到旧景观时，因为我们内在已经起了变化，当事物对我们而言又有新的陌生，创伤也成了似曾相识的淡淡哀愁，不再是刻骨铭心的全新伤口，也许这就是复原的本意吧？

旅行的确隐藏转换场景、变换心情的巨大治疗能力，因此旅行写作就拥有述景抒情的文学潜力，我们在杰出的旅行写作中早已经见识了魅力。台湾这些年海禁已开，旅行写作的人也着实不少，只是现阶段把旅行写作当作“发现”的多，当作“通过仪式”的少；也就是说，介绍外在人情风物的多，反省内在变迁思索的少，这也许是国民旅行仍在初期阶段的缘故吧？

但黄芳田的书让我看到从这里到那里的机会，她固然也尽职而称职地深入介绍了当地的民情风俗，却另有不少她与别人接触的感受，更有她内在原因的交代，这就成了一本有意思的旅行书。我们既看见她眼外的世界，又看到作者内在的个性，这是我认为比较有趣的读书经验。



有时，坐下来思考
下一步怎么走，是必要的

7

带着梦想去旅行

目录

代序

两个女人在路上 —— 论旅行与治疗 詹宏志 2

我的梦想还在 10

准备行囊与心情 14

放假了！飞机上 20

久违了，巴黎！ 26

奇异旅店 31

老板娘 39

喜剧屋 46

花都 52

麻雀与鸽子 65

客情 71

一丝不挂 84

乘火车游法国 90

我们去了马赛	103
老家	112
我们到了意大利	120
缘聚缘散	126
大家来说意大利话	134
国际“四人帮”	141
妈妈咪呀！	148
意大利情人	158
我们散步去	163
名城风情画	168
拿波里	189
他们也吃这些东西	194
离去	202

我的梦想还在

人生可以有很多梦想，而且一定要有梦想，这是我一直坚信不移的。

梦想不是空想，它们需要付出努力去实现，虽然并不一定能全部实现，例如“世界和平”。但是，在付出努力的过程中，人生却因而变得有趣，或更有意义。

1994年初，因为听到一个关于华文世界的出版梦想，我回到台北，进了一家出版公司去上班。对书本的热爱，与志同道合的人共事，都使我兴奋地以为终于找到了“愿意为此上班到退休”的工作。然而，不过三个月，因为种种完全出乎意料的人为因素，使我萌生去意。当我私下先向挚友同事透露时，换来的是她的恳切劝留；其他人则大为不解，他们认为那是份薪优职高的工作，何况所发生的种种变动其实与我无关，又何必辞职呢？

但是，等到我交代好工作离职之际，原先还抱着期望与观望态度的同事们却早已先我而离开了公司。至今提及此事，我仍然笑骂：“你们好差劲！通通插我的队！”

私心里，是很高兴这个世界上仍然有着像我一样的“梦想者”。我是因为华文世界的出版梦想而来到这家公司上班，并不是为薪